

【忆海拾珠】

老街小巷：济南的历史名片

□胡安仁

清一色的石板路把小街装点得古色古香，街两旁虽没什么历史名人的豪宅，但透过一些高规格的大门楼，仍能窥见昔日在此街居住者的显赫地位与身份……这些老街小巷堪比北京的胡同，如同是老城区的血脉。它们犹如一张历史的名片，向世人诉着古城的久远。

济南，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不仅有城子崖、齐长城、灵岩寺、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孔庙等历史文化遗迹，更有着数不胜数、纵横交错的老街小巷。芙蓉街、马市街、翔凤巷、将军庙街、东花墙子街、后宰门、院后街、贡院墙根……它们堪比北京的胡同，如同是老城区的血脉。它们犹如一张历史的名片，向世人诉着古城的久远。

步入金菊巷，你不经意间会被这条街上的五号大门所吸引。这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被当地人称作“冀家大院”。据说，这是清朝最后一个武状元的宅府。大门两侧的石刻和木雕十分精美，拱形门楣上端所镶嵌的一块大青石上高悬着不知何意的“成宜”两字，其历史的沧桑可见一斑。整座门洞的豪华气派，足以显示当年主人不凡的身份。该街一号和三号大门是鲁菜名店“燕喜堂”的诞生地。大门两旁的雕花镇门石以及门上镶嵌的刀法精细的石刻、木雕，保存依然完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笔者年逾七十，在老城区土生土长，是地地道道的“老济

南”。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家居住在大明湖畔的顺贡街。该街从南到北不足300米，清一色的石板路把小街装点得古色古香。街两旁虽没什么历史名人的豪宅，但透过一些高规格的大门楼，仍能窥见昔日在此街居住者的显赫地位与身份。当时，我家居住在2号，在街北首，该房两进院落、阔大庭深，装有很考究的二门，院内用碎石铺就的甬路也极讲究。更令人称奇的是，前后两院有两口形状相似、但水质却迥异的水井：前院的井水发涩无法饮用，后院水井之水却甘甜可口。前后相隔不足十米，两口井水质为何截然不同？这一现象当年曾引起地质部门的关注，但始终没找到答案。

1950年，我们家搬到了离此不远的西奎文街。这条街虽然不足二百米，但位置极佳：北依大明湖，西邻贡院墙根街和省府大院，南靠芙蓉街，街东头是府学文庙。那时府学文庙内茂林修竹、枝节横生。省府大院里也同样林木繁茂、古树参天。这两处绝佳的去处，便成了乌鸦、喜鹊、斑鸠、麻雀等鸟儿们理想的栖息之地。每到黄昏，众鸟归来，百鸟

齐鸣蔚为壮观。居民与鸟比邻而居，都把鸟儿视为亲密的朋友，无论大人还是顽童，从不随意伤害它们。夏日里，巢中的雏鸟如遭遇暴风雨袭击落于地下，居民们便会想方设法将其送入巢中。

我这“老济南”与小街巷有着不解之缘。1990年西奎文街拆迁，我又搬至现在的东华街。该街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街东头有属于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督城隍庙。这座督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古色古香的山门至今仍保存完好，门楼四角探出的精雕龙头气势威严，屋脊上的瑞兽、牡丹、葵花等砖雕十分考究。更值得称道的是，整座庙门全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正是由于督城隍庙的存在，才使得东华街这条老街巷愈发显得古朴典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济南老街小巷的留恋与日俱增。闲暇之余，经常穿行于老街小巷中观赏深藏其中的濯缨泉、珍池、双忠泉，寻古探幽。前不久，西安的表哥来济，他很想看看济南的老街巷、老民居，我先后领他去了曲水亭、王府池子、平泉胡同、涌泉胡同、西更道、小兴隆街、泮壁

街。但见沿街的房屋粉刷一新，灰底白墙黑漆大门，加之悬挂着统一配制的木制对联，凸显了历下的古城风貌。对联的内容大都与历下的老街巷及泉水有关。如“清泉称人意，古巷烹茶香”、“泉清堪洗目，水静自成怀”、“柳絮飞白雪，荷香伴碧泉”、“月洗高桐泉水静，云窥小榭古桥幽”、“青泉引凤至，古木化龙飞”……表哥吟咏着这些别致的对联，情不自禁地说：济南的老街巷保存得如此完整，堪比西安的老民居。说话间，只见有三五成群的外地游客也穿行在这些街巷中，他们在民居前驻足，指指点点，或停步议论纷纷。

值得一提的是，城建部门在旧城改造时，很注意保护老街巷。在大明湖扩建时，特意保留下秋柳园的部分街道及极具历史价值的“王家大院”，并辟为“秋柳人家”，成为新湖区的一景。济南的老街小巷，是不可多得旅游资源。保护好老街小巷，对提升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但愿城建和文物部门顺乎民意，能把济南更多的小街巷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历史的遗迹，是无法复制和再生的。

【泉城记事】

□辛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济南市曾经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街头巷尾涌现了许多自然形成的“英语角”，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位于黑虎泉边的“英语角”。

那时，年轻人会英语的风毛麟角，就是会说几句的也多是自学，无论是发音还是对词汇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甚至是误解。没有培训班，自己周围又没有老师教，每到星期天，喜欢学习英语的人就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英语水平。久而久之，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小小团体，“英语角”就这样应运而生。黑虎泉的“英语角”之所以名气大，除了到这里交流学习的人多、水平高之

黑虎泉边“英语角”

外，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许多在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师大的前身)的留学生和外教也经常到此和大家交流，能和外国人面对面地用英语对话，这对自己英语水平的提高大有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可能的话，还能结识几个外国友人，何乐而不为！

记得当时有几个外国友人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会按时到黑虎泉的“英语角”，他们非常热心地帮助年轻人掌握科学的方法学习英语，提高英语会话能力。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个叫威尔逊的加拿大人。威尔逊先生是到山东大学进修的，三十来岁，人高马大，留着络腮胡子。他待人随和，也非常健谈。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回答，而且用英语回答时语速很慢，如

果你没有听明白弄清楚，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再次回答，一直到你真正理解明白为止。当你表示感谢时，他总是摇头晃脑地“NO，NO”，作出一些夸张的诙谐动作、表情，说和大家在一起他很愉快，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那时，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和威尔逊先生在一起，跟他学习简单的英语对话，改正自己不正确的发音。有时因为和他待的时间太长，影响了其他人和他交流，使大家对我很有意见。威尔逊先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大家轮流提出问题，他回答时大家一起听。同时建议大家平时注意用英语对话，并且养成习惯，创造一种有利于学习提高的语言环境。通过和威尔逊先生交流学习，大家的英语水平

尤其是语言对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以后，大家几乎都能用流利标准的英语进行简单对话了。

大约一年后，威尔逊先生回国了。他最后一次到“英语角”和大家告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有的甚至流下泪水。后来，随着各种英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铺天盖地，学习英语的方式和场所越来越多，黑虎泉边的“英语角”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到这来学习交流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自然地消失了。

现在，每当我到黑虎泉游玩时，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学习英语的那股扑面而来的热潮，还能聆听到威尔逊先生那缓慢亲切、充满着异国韵味的声音……

【80后观澜】

□巨苗

那天中午吃得少，想到晚上要加班，就抽空去校门口的小摊买个中式汉堡。老板和老板娘在小屋里包包子，卫生条件一般，但每天中午还是排起长队。不远处的中式快餐店，好一点的盒饭基本上要20块，所以这里的队伍长一些。

我问老板中式汉堡做不做，老板包好一个包子，出来开工。苍蝇已经在打蔫的蔬菜上散步，我赶紧挥挥手，一停下它们又像伞兵一样降落下来。还在犹豫要不要那种几毛钱一根的火腿肠，一闪念老板已经麻利地削好火腿肠和打好的鸡蛋搅拌在一起，我半张的嘴就闭上了。锅里的油太多，滑进去的鸡蛋攒足了劲吸啊吸，瞬间膨胀。下意识摸了摸肚子上的肥肉，忍了。

刷，一辆Q5开进了院子。老板感叹，好车啊。我说你也能买啊。老板说买了没有用啊，没时间开。我心想看来摆小摊果然赚得不少，据说早上打豆浆卖的一家人假期都去马尔代夫度假

中式汉堡

啦！我就说你开着豪车给人家送外卖啊。老板笑呵呵，挺开心，给我放了很多苍蝇爬过的生菜。

回到办公室，我坐下开始吃，味道真一般。

吃过不少中式汉堡，难忘上大学时，学校北门附近的那一家。夫妇俩年纪并不大，40多岁的样子。每天清早6点多一点，小摊收拾的干净利索，手脚麻利地开始给赶着上班的人做汉堡。不管人多人少，做一个汉堡也不过一分钟的样子。若是有好几个人围着排队，两人配合得更加默契，给前面的人做着，同时招呼着后面的人：“放不放辣椒？”、“黄瓜、西红柿、生菜都放？”、“钱放盒子里，自己找就行。”嘴上说着，手下动着，神情专注。

轮到我拿着汉堡，赶紧把它牢牢地捧在冬天冰冷的手里，既当暖手宝，又当早餐。待坐下来打开吃的时候，因为手将饼子握得紧，酱汁和西红柿汁全渗入烧饼里。伴着煎鸡蛋的焦皮，既脆且嫩的蛋清和颇为解馋的火腿

肠，配上爽口的黄瓜和生菜，才卖1块5。便宜得令人发指。

2002年夏天，世界杯，我和老公吃了差不多有50个中式汉堡就西瓜，也没吃腻。球赛记不清了，汉堡的味道终身难忘。2009年我曾经在博客上写过一篇《汉堡夫妇》：上回到学校北门外那一对卖汉堡的夫妇，我因为我对他们记忆清晰，而他们对我的印象不过是无数偶尔路过吃个早饭或是常常光顾的回头客，见面打招呼只是客套成分居多。但鉴于汉堡实在美味健康，前一阵子的某天早晨，我再次早早出门从家里专门走去那里买早饭。由于是周末，人很少，我去的时候，大妈正闲着，我走向前去，表明自己所要的标准，两个鸡蛋，不加辣椒。

她熟练地操作着，边煎鸡蛋边问我：“你现在回到这边上班了？”

“啊，你还记得我？”“当然了，你不是留校了吗？分到南校区上班了？”

实录

这是一张发黄的已经有些年头的处方笺，不过才巴掌大小，而且还不是当年我工作单位的处方笺。它是如何被我收藏的，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我无意中收藏了三十九年，都无从考证。

【历下亭】

处方笺

□李华新

但是，这张处方笺带给我的记忆，却不时浮现在脑海中。当年在医院工作，最可以沾到的光，大概就是处方笺。那个时候，医院管后勤的郭老师还是比较抠的，不会轻易多发几本。在医生的桌子上，也不会有成本的处方笺留下来。

都说医生的字不好认，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一是当医生的字未必写得好看，二是人们对于那些医疗术语和药名都比较陌生，对于平常人来说，看这些处方笺那就如同看天书了。

不过，医生的字再难认，还是可以认得出来的，因为你的字写得太出格，药房如何拿药呢？现在手头的这张处方笺，是给西医用的，因为西药的字比较简单(当然现在不行了，现在一些药品的商品名也是挺拗口的)，现在都是用电脑开处方，只要输入打头的拼音字母，立马就会显示出所有同音的药品，而医生要做的就是前面打钩。因此说，再收藏这些处方笺，那就不大可能了。

这些带有岁月痕迹的处方笺，在静静等待某一天被人发现并且被回忆起来。

不过，那样的处方笺以及那个时代的痕迹，必然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我有点遗憾的是，那时应该把我们医院的处方笺全部收集起来。要是那些处方笺珍藏到现在，也许是个挺有意义的收藏。

在我的珍藏中，发挥了作用的是我的那些处方笺。有一天拿着处方笺到药店抓中药，那些药工看到后惊讶地伸了伸舌头。因为那个处方笺上的年月，他们还未曾出生。在他们眼里这些处方笺无疑是些古董级的“文物”。

看来纸张的生命很长，不是有千年宣纸的说法吗？不过这些处方笺，都是一些一般的纸，在那个年代就是普通的纸。它的存在价值，也唯有对那个年代有特殊感情的人，才会真切感悟到。因在那个时候，每位医生使用的处方笺以及病历纸，都是有限且定量的。这些被保留的处方笺在过了大约三十年之后，我依旧在使用，而我的医术依旧保持在那个年月的水平。这是中医的生命力，也是我医道还有点作用的见证。比如，小孙女在两个多月的时候腹泻，除了按摩之外，也喝了些小汤剂，而家人有了感冒咳嗽的小病，也经常使用这些处方笺，因为有无这张处方笺，人家对于这些方剂的认可度是不一样的。

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手上某个痕迹的存在，你稍一用心，就会发现那些价值，它属于你个人的生活、工作经历，同时也和时代发生着关联。透过这些东西，历史的记忆会在脑海中浮现。这些许的记忆浪花，不会共同组成历史的记忆，这是人老去的象征，而是对失去岁月的珍藏。

“对对对，我现在调到这边了，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

“哪有，你不是还有一个小男朋友？他现在在哪里？”

“结婚了。”

“哦，他结婚了。”大妈说话的表情就像《老友记》里的Monica听说Richard离婚一样，头一歪表示遗憾和惋惜。

“他跟我结了。”我赶紧补充一下。

“跟你结了？！”她情绪立马又恢复正常甚至兴奋了一点。

又过了几天，我再去，大妈像拉家常一样问我在哪买房，多少钱，感叹当时毕业在学校北门附近买就好了，如何如何。

我拿着热乎乎的汉堡，向办公室走着，让它的温度在手掌中保持着，我咽着口水，久久地感受着它散发的香气。

这一眨眼又是好几年过去了，偶尔我坐车会路过他们的小摊。听说老两口有了孙子，我是不是也应该抱着儿子去品尝一下美味的中式汉堡呢？